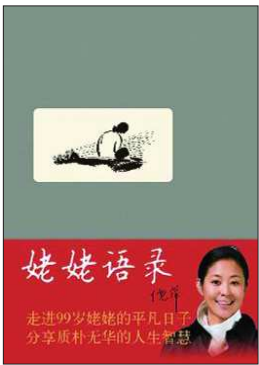


23 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 中华书局
◆作者: 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“实际上你妈是最疼你的,不一定背着抱着就是爱,不一定给口吃的喝的就是爱,你自己当了妈就知道了。”

有人做过调查,问十个孩子,两种母亲你选择哪种。一种母亲从你生下来就一天也没离开你,一口一口饭把你喂大,为了你她一生没有工作,你大了,她老了,她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,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,自然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最好的读书、工作的条件;另一种母亲生下你就去忙事业了,她几乎没有看到你的成长,你是在保姆的怀里长大的,但她事业有成,甚至当了女部长、女总统了,她给你提供了最好的读书、创业的条件。你选择哪种母亲?结果是年龄小的孩子基本都选择了前者,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。

我问姥姥:“假如是你,你选择谁?”

姥姥说:“那还用说?选第二个妈!”

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,前者是姥姥,后者是母亲。

姥姥跟着我在青岛过了一段

和水门口不一样的日子。

那时我还上小学,姥姥像个客人一样在我家住着。不再去井里挑水,也不用去河边洗衣服,更不用做饭、喂猪、喂鸭子了。不做这些,姥姥好像就没啥事做了,想帮我们补补衣服,妈妈的缝纫机全都取代了,姥姥成了闲人。白天,我和哥哥去上学,妈妈上班,姥姥就被关在了屋里,从太阳升到太阳下山,姥姥的眼睛只盯着两个地方——墙上的挂表,窗外的楼梯。

读书的我这一天在教室两只眼也只盯着两个地方,一是老师手上那块儿表,二是另一个老师手上的另一块儿表。放了学,我基本上都是飞回家的,我知道姥姥在家等我。真像去幼儿园接孩子的妈妈,生怕去晚了孩子会哭。

四月是青岛最好看的日子,到处盛开着樱花,八大关的几条马路简直就是粉红色的世界。为了留住姥姥,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姥姥出去逛。从中山路逛到栈桥,再从栈桥逛到鲁迅公园。小脚的姥姥走在大街上简直就是挪动,我也从不嫌慢,走累了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歇着。

18 名正规兵和 200 个义勇军

吧,撑得住,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,就再好不过了。

当晚,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。防守宝山,18个人靠实力,200个人靠勇气,还能再靠什么?靠杀手锏。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。

手榴弹一共有8箱,每箱50颗,总共有400颗。这种手榴弹,据我估计,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“黑市”买的,就是后来“抢劫”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(明着不给,当然只能暗着抢了,不然弹药匮乏的19路军怎么撑得下去),反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。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,看起来更像日本的“香瓜”手雷。虽然看起来不咋的,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。

王屏南如获至宝,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。当然舍不得真拿“香瓜”来投,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。艺高人胆大,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。有了这批手榴弹,宝山军心大定。

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,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,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——就在登陆的堤岸

上,他们埋了9颗地雷,“万一危急时,可供炸发”。江滩地雷,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。

好东西齐了,日军也到了。拂晓,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,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,估计是主力舰。看样子,敌人可能要

从宝山登陆了。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,一边报告敌情,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。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,暂时无法增援后,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。

此时已是黄昏。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,而且连续5发,均落于宝山城內,把鼓楼、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。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,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徙,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,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。

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绷紧了。因为仗打到现在,他们也知道了日军的那个老套路:先集中打炮,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。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。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。

9 许总用的是“狐假虎威”法

去上饶之前,我和小庞聊了很多,他建议我不要听到什么都赞同,最好能表现出一点挣扎和抗拒,因为这才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。不过他没想到我会挣扎得这么厉害,在桌子下连连踢我。我心想要么不开口,既然开了口,那就说个透彻,顺便也让小琳听听。

许总脸蛋红红的,定了定神,继续讲国家对连锁销售的十二字方针:鼓励发展、低调宣传、宏观调控。讲“鼓励发展”时用的是反证法,许总有三个论据:“第一,这么大的团队,肯定不是凭私人力量组织起来的,定是出自政府之手。而且这些团队经常战略转移,只要上面一个电话,几百人的队伍,一夜之间就能搬到另一个城市,如果不是政府支持,哪会有这么高的效率?第二,传销团伙内每天都有大量的资金流动,而银行都是国家的,如果不是政府暗中支持,资金流动怎么会这么容易?第三,”许总两眼逼视着我,“哥你知道吗?我们在这里给事业伙伴打电话全是免费的,如果不是

政府支持,这怎么可能做到?”

这些观点不值一驳,一个领队加一个导游就可以领着几百人全世界乱转,说几点钟集合就几点钟集合,很少听说出什么乱子;银行也不全是国家的,况且发达国家也有人洗黑钱;至于免费电话就更加可笑:所有的通信服务商都设有这样的集团业务,交钱就能办,不仅成员之间通话免费,还可以群发短信呢。

我低着头不吭声,许总接着讲“低调宣传”,用的是排除法:“既然连锁销售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机会,那哥你说,能不能让那些高素质的人知道?当然不能了,对吧?所以我们才要低调。另外你想想: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上饶有这么一个机会,可以月入万元,甚至是六位数,你说他们不想来?如果都来了怎么办?会不会把上饶踏平?那时农民也不种田了,医生也不治病了,警察也不维持秩序了,那不天下大乱了?”

最后讲所谓的“宏观调控”,用的是“狐假虎威”法:“哥,你来上饶之前,是不是经

那时的青岛车不多,人也少。中午我们都是带着饭,背着水壶,饿了就吃个馒头,渴了就喝口水。有一回走到黄海饭店门口,我看姥姥实在走不动了,就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歇着。回头看着饭店两个字就觉得特别饿。

我说:“姥姥,你知道身后这个大楼是干什么的?是专门吃饭的。”姥姥不信:“吃饭还要这么大地儿?那得吃啥呀?都是什么人吃啊?”我领着姥姥进去了,那是青岛当时最高级的大饭店。那个大堂啊,那个大理石地面儿啊,简直让姥姥看呆了。我和姥姥手拉着手这儿走走,那儿转转,和进进出出住店的人没什么两样。出门的时候,服务员小姐还热情地说:“欢迎再来。”

“我会再来的。姥姥,等我长大了,就领你来这儿吃饭。”

我发现所有小时候我的愿望、我的预言后来都实现了。多年之后,青岛已经有了海天、香格里拉这样的大饭店,我对黄海饭店依然有一种敬爱,因为在我挣钱以后真的在那儿好好地请姥姥吃了一顿饭。

作为登陆地点,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,但其他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。

夜色笼罩大地。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。王屏南亲自来江边,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。这时,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,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。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,只能依靠小船登陆。

这个发现,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。不是今晚,就是明晨。恰在此时,吴淞方面来电,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,根据他们的判断,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。也就是说,还没等日军登陆,宝山就极有可能被“第五纵队”从里面端掉了!

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,急忙赶回城内。他发布命令,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,一律闭门熄灯,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,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。

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。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(“村犬呼声甚厉”)!这个细节是很有趣太奇味道的,也就是说比较、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。

常听到打击传销的新闻?打了这么多年都没打绝,你不觉得奇怪吗?所以呀,这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,目的是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呀。但国家有时也要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,所以你会经常看到那些负面新闻。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:“你说国家通过媒体报道来进行宏观调控?我真是不敢相信,在我想来,如果国家真要对某个行业进行宏观调控,总该有点像样的政策,比如减免税收、放松管制、降低门槛什么的,那些负面报道都是真实发生的事,它怎么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?我做过广告生意,跟电视台和报社的人都很熟,我怎么就没听过有这样的宏观调控?”

许总也急了,红着脸跟我辩论:“国家的事你都懂吗?如果国家不支持我们,如果国家要打击我们,为什么我们天天在这里晃,却没人管?如果真要打击我们,为什么不把我们抓去坐牢?对,有时确实也抓人,可为什么抓了人又不判刑,连话都不问一

出了饭店的门我和姥姥都松了口气。人家没撵我们,对我们很客气,说明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,也不是红毛白脸的外国人。体面的姥姥,上身穿一件咖色斜襟小夹袄,下身一条合适的黑裤子,脚上一双白袜子外罩一双小皮鞋,多好看哪!姥姥也夸我好看,咖啡色的旧条绒背带裤子里穿一件小布格子绒衣,脚上是一双牛鼻子皮鞋。多讲究的一老一小啊,哈哈,就是口袋里没有钱。

我和姥姥坐在黄海饭店吃大餐的大门口吃着我们自带的小饭。一人一个馒头,馒头里夹着一片很薄的咸菜,手绢里包着两瓣儿蒜。

“不对呀姥姥,我妈不是给咱俩馒头里一人夹了一个煎鸡蛋吗?”

“我给你妈偷偷装到她饭盒里啦!”

“你等着我妈晚上回来吡儿你吧!”

又让我说对了,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妈几乎是把那两个煎鸡蛋甩在了姥姥的碗里。

我妈最烦我姥姥这样的“爱”了,我姥姥又偏偏只会这样的“爱”,她们母爱的爱呀,总是带着刺儿。“给块糖吃本来挺好的,可你妈就是得抹上点辣椒,甜在心里,辣在嘴上。”

11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 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: 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丧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句就放出来?”

我对此无话可说,终于低下了头。许总渐渐镇定下来:“哥,我告诉你吧,这些都是国家的宏观调控,目的就是淘汰那些胆小的、没有冒险精神的人,而真正有魄力、敢于冒险的人,一定不会被这样的负面消息吓倒,他们一定会抓住机遇,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!”

这堂课终于讲完了,许总很不高兴,分手时一言不发。我也装出生气的样子,下楼后大声呵斥小庞:“你过来!我有话跟你说!”小琳也要跟过来,我阴着脸瞪她:“你走开!我跟他单独说!”老男人发火还是有点威力的,她好像也有点怕,跟着刘东快快走开。

我和小庞都很严肃,看着他们俩渐渐走远,小庞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,低声问我:“怎么样?我演得还行吧?”我说演得不错,继续努力,他们跟你怎么说的?有没有怀疑?小庞说暂时没起疑心,不过都觉得我不简单,然后劝我有点耐心,最好不要跟他们吵,因为“整个上饶市区,全都是他们的人,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,尤其别当着刘东的面吵,要知道,他就是专门派来监视你的”。我吃了一惊,心里痛恨自己表演欲太强。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 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: 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